

*本會參訪德國轉型正義設施報告（上）

本會應德國台灣協會之邀請，由理事吳叡人與執行長葉虹靈代表，與來自鄭南榕基金會的曹欽榮、台灣歐盟觀察（TEWA）的魏聰洲等，於十二月初在德國進行轉型正義設施的考察，並舉行兩場座談。

本行除參訪多個納粹與前東德共黨政權遺址紀念館、博物館外，也拜會了兩個聯邦機構，包括「聯邦處理東德獨裁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與「聯邦委託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全部檔案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 BStU），並與兩個機構的領導及管理階層進行座談，充分交流兩國處理轉型正義的差異經驗，為未來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奠定基礎。今將參訪心得擇要分期刊出如後。



位於柏林北郊的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紀念館，前身是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或簡稱 Stasi，史塔西）的看守所。目前可見的園區中幾棟地上與地下設施，來自不同年代的建設。此地早在蘇聯紅軍佔領時代，就已被作為監獄使用，最早的建物可追溯自 1939 年，但這座當時被蘇聯用來關押陰謀顛覆分子、納粹黨人、間諜的監獄環境極差，牢房擁擠不堪，食物也嚴重不足。

東德政權建立後，以「黨的盾與劍」自許的國家安全部，則把這個地方用來關押反對獨裁政權的異議分子，不少失勢的東德政客也淪為階下囚。這個擁有超過兩百間牢房的監獄，在共黨統治期間是一般平民的禁地。不但外界對監獄內部的運作一無所知，即便是關押在內的囚犯也所知無多。比起肉體的刑求折磨，史塔西更講究摧毀政治犯的反抗意志。例如透過各種技巧將所有犯人高度隔離，讓他們彼此無法互通聲息，新進者不知



圖說：現場展示的當年囚車原狀，另有一台改裝後內有解說資料的囚車，可巡迴各地推廣教育用。

未來去處，被以編號叫喚，連囚車都有封閉式隔間，讓人處於未知恐懼的環境中。絕望的犯人一旦面臨偵訊者刻意營造的人性氛圍下，心防可能瞬間瓦解而配合招供。

柏林圍牆倒塌後，這個政治監獄也隨之在 1990 年十月關閉。但在許多前政治犯的呼籲下，終於逐步被轉型設置為歷史紀念館。2000 年起依法由一個獨立的基金會負責營運。目前紀念館有 80 名導覽員，其中 55 人是政治犯出身。館方認為，這既能幫助他們重回社會，也可提供政治犯們經濟支持。不過重回舊地講述創傷歷史，對有些人是療癒的過程，但也有些人無法承受再三的回憶，因此館方會循序漸進地引導並且密切觀察這些前輩導覽員。



在跟接待我們的副館長 **Helmuth Frauendorfer** 進行座談後，我們驚訝地發現，這個監獄最特別的狀況之一，就是它其實坐落於史塔西工作人員的社區中。過去在此工作的許多前東德國安部人員的宿舍或住居地都在附近，並未搬遷。東德政權倒台後，雖然因除垢法（*lustration law*）而使有情治人員背景者，無法出任某些重要公職；但整體來說並未對這些監控人民的秘密情治人員進行任何審判或追訴。因此副館長直陳，至今仍會有前史塔西人員在門口對著參訪遊客咆哮「裡面說的都是謊言」；或辱罵紀念館工作人員，對之吐口水等。這些前情治單位工作者甚至成立協會，進行遊說與重述歷史，要洗刷扭轉史塔西所蒙受的「污名」。諸多負責導覽工作的政治犯，就跟曾迫害他們的人住在同一個社區中，在超市一同排隊購物的情境也時有所聞。雖然至今並未聽聞發生肢體暴力事件，但不管是為我們導覽的前政治犯，或副館長都認為，在龐大的加害體系未受到究責的情況下，和解根本沒有進行，他們充其量只是無視彼此，這個類型的紀念館該如何在這種社區中續存，乃至更為積極的推動工作，是他們要面對的重大考驗。

我們在座談交流中，也提出觀察到館區牢房幾乎保持原狀，主要依賴導覽員口述，以及少數的說明牌。館方表示他們是刻意希望透過原址來刺激遊客思考，而未將心力放在策劃各種展覽上。但也正規劃要在園區其他房舍進行對前共黨政權統治的展覽。此外，館方正與包括捷克在內幾個曾經歷威權統治的國家，洽談合作編輯一本討論各國如何處理政治受難者的手冊，當場也邀請本會參與，提供台灣在補償與平反受難者工作的資訊；我們希望能藉此奠定未來更多國際合作交流的基礎。（感謝台灣歐盟觀察 TEWA 提供照片）



* 阿根廷骯髒戰爭世紀大審傳出證人自殺

上月底在阿根廷展開了一場針對軍政府侵害人權罪行的最大規模審判，引發全球媒體關注。但日前傳來一樁憾事，一名在七零年代遭到酷刑凌虐的生還者，在出庭幾日後自殺身亡。

在阿根廷軍政府獨裁統治期間，共有近三萬人在政府鐵腕打擊左翼份子的「骯髒戰爭」中遇難。而「海軍機械學校」(ESMA)是當年最為惡名昭彰的秘密監獄兼刑求中心。十一月底，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處法院，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違反人道罪審理開庭，共有 68 名被告，因涉嫌在此殺害 789 人而被送上法庭。

正當政治受難者、家屬、人權團體以及國際輿論紛紛對此表達歡迎之際，卻在開庭不久後傳來憾事。自殺的皮塞尼 (Rodolfo Picheni) 當年是工會幹部，在 1976 年 12 月被捕後遭送往 ESMA。他回憶道，在被囚禁過程中，每當他試圖取下眼罩想瞭解發生什麼事，就會被痛打一頓。此外，他也曾遭電擊虐待，甚至目睹有獄友被活活打死。雖然他在 1977 年 1 月獲釋，但在軍政府執政期間，仍常收到電話恐嚇，因此長期生活在恐懼中。

他在出席上月底開庭的審判後，被發現自殺身亡。雖然目前尚未確定兩者是否有直接關連，但一般認為這仍能反映，當年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所受創傷之深，值得外界持續關注。

而在這場引發國際媒體廣泛報導的世紀大審中，68 名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包括在海軍機械學校內犯下數百起綁票、凌虐與強迫失蹤案件，這個秘密監獄在軍政府統治期間，被認為至少關過約五千名政治犯。被告中有 56 人隸屬海軍，其餘來自海岸巡防隊與其他軍警單位，也包含 2 位文職人員。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被告則是六名當年的「死亡駕駛」，這些海軍飛行員負責開著飛機將被迷昏的政治犯載運到大西洋上空後拋下。

不過其中有五名被告仍然在逃，官方懸賞兩萬美元，希望外界協助提供線索緝捕。

這是阿根廷自從 2003 年撤銷特赦法，而陸續將骯髒戰爭嫌犯送上法庭後，最大規模的一場審判。開庭當天，被告、律師、受害者家屬等擠滿法庭，當局於是在海軍機械學校也另外架設了巨型螢幕。這個曾經惡名昭彰的監獄，已在 2004 年交由人權團體營運，而成為一所人權博物館。

近日展開的這場審判，整體來說是 ESMA 系列案件的第三部曲。其序曲是 2007 年前海岸巡防隊員 Héctor Febres 案，但他在宣判四天前，在獄中自殺身亡。至 2011 年為止，與 ESMA 案件相關的 18 名被告中，共有 16 人遭定罪。這次的世紀大審預計將至少持續兩年。(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 更多轉型正義相關資訊，請上本會網站 www.taiwantrc.org